

插图典藏本

死魂灵

[俄]果戈理 著 郑海凌 译

(下)

死魂灵

(下)

[俄] 果戈理 著

郑海凌 译

中国画报出版社·北京

第九章

N城的居民们通常在早晨是不会客的。但偏偏就在这天一大早，从一幢带有阁楼和天蓝色柱廊的橘黄色的木头房子的大门里，轻盈欲飞地走出来一位服饰讲究的女士。这女士穿一件漂亮而且时髦的斗篷式外套，随身带着一个男仆。那仆人穿着带叠领的大衣，头戴一顶镶金边的、做工精美的圆礼帽。女士行色匆忙，立刻奔向停在门口的马车，登上脚踏板一跃而起，跳上马车。仆人马上关紧车门，收起脚踏板，然后抓住皮带站在车后的踏板上，向车夫喊了一声：“走啦！”女士刚刚听到一桩新鲜事儿，激动得不能自己，急不可待地要去告诉别人。她一刻不停地从车窗里向外张望，可是当她发现刚刚走了一半的路程时，她心中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懊恼。她觉得，马车经过的每一幢房子都比平时长得多，窗户狭小的养老院石砌的墙壁刷得粉白，简直显得没有尽头，她终于忍不住叫起来：“这些讨厌的建筑，无穷无尽！”她已经两次命令马车夫：“快点儿，快点儿，安德留什卡！今天车子走得太慢啦，真要命！”总算是到达目的地了。马车在一幢深灰色的木头平房前面停下来。这幢房子的窗户上方雕刻着白色的花纹图案，窗户外面安装着高高的护窗栅栏。房前有一个狭小的庭院，栅栏后面有几棵小树，由于常年蒙着一层城市的尘土，小树变成了银白色。透过窗户

可以看见窗台上摆着花盆，鸟笼里有一只鹦鹉，用嘴钩住圆环，身子不停地晃来晃去。有两只小狗在太阳地里睡觉。在这幢房子里也住着一位女士，是刚才到来的这位女士的知心朋友。作者该怎样称呼这两位女士呢，这的确是一件让人伤脑筋的事，弄得不好又会像以前那样，为自己招惹不必要的麻烦。随便给她们想一个名字是靠不住的。不管你想出什么样的名字，在我们这偌大的国家里都会碰到同名同姓的人。而这个同名同姓的人必定会气得要死，说作者影射他，说作者曾经暗中去察访过他的为人，包括他穿一件什么样的皮袄，经常去拜访一位什么样的女士，喜欢吃什么东西，等等。称呼官衔就更危险啦，求上帝保佑。眼下我们的各级官员和各个等级的人都十分敏感，火气特别大。在他们看来，凡是写进书里的东西，都必定是人身攻击。看来，当前的风气就是如此。只要你说一句：在一个城市里有那么一个蠢人，这就足够构成人身攻击啦。于是一位仪表堂堂的绅士忽然跳出来，大喊大叫道：“我也是一个人的呀，这么说来，我也很愚蠢啰。”总而言之，他会立刻以为是影射他自己。因此，为了避免发生这些误会，我们只好把客人前来拜访的这位女士称作全面讨人喜欢的太太，在N城人们几乎全都这样称呼她。她得到这个雅号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她为了使自己显得极亲切极可爱，的确是不惜一切。当然啦，透过她那亲切可爱的外表，总要流露出女性的某种机敏和灵气！不过有时候，在她那令人愉快的言谈话语里，总带着某种刺人的锋芒！万一有哪位女士不知以什么手段出了一次风头，惹得她马上妒火中烧，那就只好求上帝保佑啦。不过，这一切都被省城特有的极微妙的高雅风度掩盖着。她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极优美，她还喜欢诗歌，有时甚至富有幻想地歪着脑袋，所以大家一致认为，她的确是一位全面讨人喜欢的女

士。另一位女士，就是刚刚到来的那位，性格上没有那么多特点，所以我们就称呼她比较讨人喜欢的太太吧。客人的到来吵醒了在太阳地里睡觉的小狗：毛发长得绊住脚的狮子狗阿捷尔和细腿公狗波普利。这两只小狗卷起尾巴，狂叫着朝客人扑去。这时客人已走进门厅，刚要脱下斗篷，露出她的颜色和款式都很时髦的裙子和长长的狐狸皮围脖儿。她身上的茉莉花香味立刻在屋里散发开来。全面讨人喜欢的太太得知比较讨人喜欢的太太来看她，便立刻跑到门厅里来迎接客人。于是两位女士握手，接吻，惊喜地尖叫着，高兴得像两个刚从学校毕业不久就偶然相逢的女孩子，当时她们的母亲还没有顾上告诉她们，这个女孩的父亲比另一个女孩的父亲穷，并且官也小。她们的接吻十分响亮，吓得两条刚刚安静下来的小狗又狂叫起来，因此被主人用手帕抽打了一下。这时两位女士来到客厅里。这客厅自然是淡蓝色的，摆着一只长沙发，一张椭圆形桌子，还有几扇爬满常青藤的屏风。狮子狗阿捷尔和高个子细腿公狗波普利哼哼唧唧地跟在她们后面跑进来。“来吧，来吧，我们坐在这个角落里！”主人请客人在长沙发的椅角里坐下来，又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这只靠垫给您！”她说着把靠垫塞在客人背后，靠垫上有一个用毛线刺绣的勇士，鼻子是阶梯形的，嘴巴方方正正，就像十字布上通常绣的勇士一样。

“一看见是您来了，我简直太高兴啦……我听见有马车驶过来，心里想，这会是谁呢，来得这么早。帕拉莎对我说：‘是副省长的夫人’，我就说，‘瞧，这个蠢货来了准让人讨厌，’我正要让人去打发她，说我不在家……”

客人本想马上谈正事儿，向女主人报告新闻。可是偏偏在这时候，全面讨人喜欢的太太忽然惊叫起来，把话题岔开了。



“好漂亮的印花布啊！”全面讨人喜欢的太太打量着客人的裙子，惊叫道。

“是啊，是非常漂亮的。可是普拉斯科菲娅·费多罗夫娜却认为，要是方格再小点儿，小花点儿不是咖啡色的，而是淡蓝色的，那就更加漂亮了。有人给她妹妹寄来一块布料，那才叫人着迷呢，简直漂亮得无法形容。您自个儿想想吧，那条纹细得不能再细啦，细得只有凭想象才能看得到，天蓝色的底子，每隔一道条纹就有一排细小的圈圈和点点，圈圈点点，圈圈点点……总之，漂亮无比！可以说，世界上绝对没有过这么漂亮的布料。”

“亲爱的，这太花哨了。”

“哎呀，绝对不花哨。”

“不，太花哨啦！”

顺便提一句，全面讨人喜欢的太太多少有些唯物论者的倾向，凡事喜欢否定和怀疑，对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持批判态度。

这时比较讨人喜欢的太太解释说，那布料一点儿也不显得花哨，接着又忽然叫起来。

“对啦，让您说对啦，现在做衣服都不打皱边了。”

“怎么不打皱边？”

“现在时兴花边啦。”

“哎呀，花边有什么好看的。”

“现在时兴这个，到处是花边：披肩上用的是花边，袖口上镶的是花边，大肩章上镶的是花边，裙子下摆上是花边。到处都是花边。”

“索菲娅·伊凡诺夫娜，要是全都用花边，那就难看啦。”

“很好看，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好看极了。缝成双叠缝

儿，上面是两条宽宽的肩带……对啦，这里还有让您吃惊的呢，您准会说……好啦，就让您吃惊吧，您想象一下，束胸时兴长的啦，正面尖尖的，前身的衬片完全鼓起来，整个裙子就在你四周鼓起来，就像古时候的鲸骨裙一样，后面再塞上一点儿棉花，你就成了一个十足的雍容华贵的美人儿啦。”

“老实说，这简直不成体统！”全面讨人喜欢的太太高傲地摇了摇头说。

“我承认，这的确是不成体统！”比较讨人喜欢的太太答道。

“不管您是否愿意，我是绝不去追赶这个时髦的。”

“我也这么想……说实话，你简直想象不到，人们赶时髦会闹到什么程度……有时闹得太不像话了。我从妹妹那里要了一个剪裁的样子，是故意闹着玩的。我的梅兰尼娅已经动手缝啦。”

“原来您有一个剪裁样子呀？”全面讨人喜欢的太太惊叫起来，显出她心里分明是很羡慕的。

“当然有呀，是妹妹送给我的。”

“亲爱的，看在上帝的分儿上，给我用一下吧。”

“哎呀，我已经答应过普拉斯科菲娅·费多罗夫娜了。等她用过就给您。”

“等普拉斯科菲娅·费多罗夫娜用过了，谁还愿意去穿它呢？我看您这人也太古怪了，把外人看得比自己人还重要。”

“可她也是我的表姑呀。”

“她哪里是您的表姑，不过是您丈夫的亲戚……不，索菲娅·伊凡诺夫娜，我不想听您说这些，我看您是成心跟我过不去……看来我让您讨厌啦，您大概想同我断交啦。”

可怜的索菲娅·伊凡诺夫娜心中暗暗叫苦，简直不知如何是

好。她后悔不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爱夸口的好下场！她真想拿针来扎自己的愚蠢的舌头。

“知道吗，我们那位花花公子怎么样了？”全面讨人喜欢的太太顺便问道。

“哎呀，我的上帝！我这是怎么啦，往您这儿一坐，就把正事儿给忘啦！好在您提醒我了！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您知道我给您带来一个什么新闻吗？”说到这里，客人呼吸急促，几乎喘不过气来，心里的话像一群鹁鹰似的争着要往外飞。此时此刻，要是打断她的话，即便是她的极要好的女友，也难免被认为是残酷无情。

“不管您怎样夸他，吹嘘他，”主人比平时更加口齿伶俐，“我老实告诉您，当着他的面我也这么说，他是个卑鄙的家伙，卑鄙，下流，无耻。”

“您快听我说呀，我有话要对您说……”

“有人散布谣言，说他长得漂亮，可是他一点儿也不漂亮，一点儿也不漂亮。他的鼻子……最让人讨厌啦。”

“请您等一等，请容许我告诉您……亲爱的，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请容我把话说完！这是一个故事，明白吗？故事，就是所谓的绝妙的故事，”客人的表情近乎绝望，完全用哀求的口气说。这里不妨顺便提一句，两位女士谈话时用了许多外国词句，有时甚至整段话都用法语来说。然而，作者对法语给俄罗斯带来的极大好处是充满敬意的，并且对我们的上流社会整天使用法语（当然是出于爱国之心）这种美好的风气满怀崇敬之情，尽管如此，他仍旧犹豫不决，不敢贸然把任何一个外文句子写进自己这部俄罗斯史诗。好吧，我们还是用俄语写下去吧。

“什么样的故事呢？”

“哎呀，我亲爱的，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您要是能想象到我当时的心情就好啦！您想想看，大司祭太太，就是基里尔神父的妻子，今天来找我啦。您想得到吗，我们那位彬彬有礼的绅士，我们那位外来的客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怎么，他调戏大司祭太太了？”

“哎呀，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要是调戏就不说他啦，调戏倒算不了什么。您注意听着大司祭太太是怎么说的。她说，女地主柯罗鲍奇卡进城来找她，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脸色惨白，像死人似的。您听一听就知道了，简直是一部小说哩：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家里人早已入梦。就在半夜时分，忽然响起了敲门声，可怕极了，那么吓人的敲门声您是想象不到的。只听见有人喊着：‘快开门，快开门，不然就把大门捣毁啦！’您觉得这事怎么样？您认为后来那位花花公子会怎么样？”

“那么柯罗鲍奇卡是个什么样的人，莫非她年轻漂亮？”

“哪里话，是个老太婆！”

“啊呀，这真是新鲜事儿！居然搞起老太婆来啦。哼，我们这些女士们可真有眼力，一下子都被他迷上啦。”

“不是这样的，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您想到两岔里去啦。您想想看，他是全副武装闯进来的，就像李纳尔多·里纳尔狄尼^①，并且对她吆喝道：‘快把死掉的那些农奴统统卖给我！’柯罗鲍奇卡回答得合情合理，她说：‘我不能卖给您啦，因为他们是死人呀。’可是他却说，‘不，他们不是死人。他们是死人还是活人，这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们不是死人，不是死人，不是死人！’他

① 江洋大盗，是德国作家符尔皮乌斯（1762—1829）小说中的主人公。

扯着嗓子喊起来。总之，他大吵大闹起来，可怕极了。结果全村的人都跑来了。孩子在哭，大人在喊，谁也不明白大家在喊什么，简直是奥廖尔^②，奥廖尔，奥廖尔！……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您简直想象不到我听她说这番话的时候吓成什么样子。玛什卡对我说：

‘亲爱的夫人，您快照照镜子，您脸色苍白。’我说：‘我哪里有工夫照镜子呢，我得去把这事告诉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我立刻叫人套车，马车夫安德留什卡问我去哪儿，我一句话也说不出，两眼直勾勾地望着他，像傻子似的。我想，他以为我准是发疯了。哎呀，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我当时吓得那个惨相，您是完全想象不到的！”

“不过这也奇怪得很，”全面讨人喜欢的太太说，“这些死农奴到底能有什么用途呢？老实说，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我这是第二次听人提到死农奴的事，可我丈夫却说是诺兹德廖夫胡说八道哩。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名堂。”

“可是您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当我听到这事的时候，我是怎样的心情啊。柯罗鲍奇卡说：‘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强逼我在一张假契据上签了字，扔给我一张十五卢布的钞票。我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我什么也不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当时吓坏了，这是您绝对想不到的。”

“不管您是怎么想的，这里不单单是死农奴的问题，肯定还隐藏着别的什么事情。”

“老实说，我也这么看，”比较讨人喜欢的太太吃惊地说，她

② 法语：意思为“恐怖”。

急切地想弄清楚这里面究竟隐藏着什么事。她甚至加重语气一字一顿地问道：“您认为这里面会隐藏着什么事呢？”

“那么，您是怎么想的？”

“我是怎么想的？……老实说，我心慌意乱，什么也没有想。”

“但我还是想知道，您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然而比较讨人喜欢的太太什么看法也说不出。她只会心慌意乱。要她说出自己对这事情的设想和推测，那就太为难她啦。因此，与其他女人相比，她更需要女友的体贴关心，并帮她出主意。

“好吧，您要知道，这些死农奴是怎么回事呢，”全面讨人喜欢的太太说，客人听她这么一说，便立刻稍稍抬起身子，伸长了耳朵，全神贯注地听起来。虽然她的身子有些笨重，但她忽然变得轻盈如飞，恰似一片羽毛，只要轻轻一吹就会飞起来了。

此刻，这位客人的心情很像一个酷爱养犬打猎的俄国老爷，他骑着马来到林边空地上，发现一只被随从们惊动的兔子从树林里窜出来，在这一瞬间，他连同坐骑和举起的皮鞭都凝然不动，像一堆即将点燃的火药一触即发。他两眼注视着模模糊糊的前方，只等待兔子跑过来，他便会立刻催马扑上去，穷追不舍，不管风雪怎样猛烈吹打他，任凭银白的雪花飞到他的嘴里、胡子上、眼睛里、眉毛上和他那顶海龙皮帽子上。

“死农奴……”全面讨人喜欢的太太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客人激动万分地催促说。

“那些死农奴嘛！……”

“啊呀，您快说呀，看在上帝的分儿上。”

“这纯粹是凭空捏造的，是为了掩人耳目，他的真正目的是想

拐走省长的女儿。”

这个结论的确是任何人都绝对没有预料到的。比较讨人喜欢的太太听了这话，立刻就惊呆了，脸色白得像死人一般。这回才真正是吓得晕头转向了。

“哎呀，我的上帝！”她两手一拍，尖声叫道，“这一点我可万万没有想到。”

“不瞒您说，您刚一开口，我就明白这里面是怎么回事了，”全面讨人喜欢的太太答道。

“可是这么一来，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人们会怎样看待贵族女子学校的教育呢！她是个天真无邪的女孩子呀！”

“什么天真无邪！我听说过她说的话，老实说，她说的那些话我都没勇气重复一遍。”

“您知道，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她道德败坏到这个地步，真叫人看着伤心。”

“可是男人们都被她迷得丢了魂似的。依我看来，老实说，她一无可取之处……简直做作得让人恶心。”

“哎呀，我亲爱的，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她像个木头人，脸上一点儿表情也没有。”

“哎呀，她太做作啦，太做作啦！夫娜，简直做作得要命！她是跟谁学的呢？我还没见过哪个女人像她那么做作的呢！”

“亲爱的！她像个木头人，脸色惨白，简直像死人一般。”

“哎呀，您别这么说，索菲娅·伊凡诺夫娜，她还搽着胭脂呢，真不要脸。”

“哎呀，您说到哪里去了，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她白得像石灰，石灰，纯粹是石灰。”

“亲爱的，我就坐在她旁边，我亲眼看见她脸上的胭脂有手指头那么厚，像墙皮似的一块块地往下掉。都是她母亲教的，母亲原本就爱卖俏，女儿肯定是要胜过母亲啦。”

“请原谅，您可以发誓赌咒，这随您的便。我可以打赌，要是她脸上有一点儿胭脂，哪怕是一丁点儿；哪怕是有一点儿胭脂的影子，我情愿立刻输掉我的丈夫、孩子和我的全部家产！”

“哎呀，索菲娅·伊凡诺夫娜，您这是说些什么呀！”全面讨人喜欢的大太太两手一拍，吃惊地说。

“哎呀，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您这是怎么啦！您这副样子真让我吃惊呀！”比较讨人喜欢的大太太说着，也把两手一拍。

读者大概不会感到奇怪吧，两位女士几乎在同一时间见到省长的女儿，但两人对她的看法却很不一致。的确，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是很奇特的，在一位女士看来，它们是雪白的，而在另一位女士看来，它们就变成红色的了，红得像越橘一样。

“对啦，我这里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她脸色苍白，”比较讨人喜欢的大太太又说，“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坐在玛尼洛夫旁边，我对他说：‘您瞧，她的脸色真是苍白！’说实话，我们的男人们真是糊涂透顶，居然会赞美她。而我们那位花花公子……哎呀，我觉得他这个人讨厌极啦！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您想象不到我是多么讨厌他。”

“是啊，可是有那么几位女士，对他还挺有好感呢。”

“您是说我吗，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您千万不能这么说，千万，千万！”

“我可不是说您，好像除您之外，就再没有别人了似的。”

“千万，千万不能这么说，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请允许我

说一句，我是很了解我自己的。别的女士就难说啦，别看她们装出一副难以接近的样子。”

“请原谅，索菲娅·伊凡诺夫娜！也请您允许我说一句，这类丢人现眼的事我可从来没干过。别人干过没有我不敢说，反正我是没干过。请允许我向您说明这一点。”

“您何必生气呢？当时在场的还有其他一些女士嘛，甚至还有人抢先占据了靠近门口的那把椅子，为了好跟他挨近一些。”

这下好啦，比较讨人喜欢的太太说出这话之后，紧接着肯定是要爆发一场激烈的争吵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两位女士却忽然沉默下来，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全面讨人喜欢的太太没有忘记，时髦衣服的剪裁样子还在这位女友手里。而比较讨人喜欢的太太心里明白，她的亲密女友的新发现非同小可，但在这方面她还没有摸到任何底细。于是，两人很快就和好如初了。再说了，从这两位女士的本性看来，不能说她们渴望给人难堪。一般说来，她们的脾气并不凶狠，只是有时在谈话中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个小小的愿望，彼此都想找机会讽刺一下对方。比如说，其中一位女士乘机说一句俏皮话，刺对方一下，从中得到小小的享受：这下够你受的了！好吧，自作自受吧！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内心里都会有各种不同的欲望。

“可是，有一点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比较讨人喜欢的太太说：“乞乞科夫是个外来人，怎么敢下决心干这种不顾一切的事呢？他不可能没有同伙。”

“您以为他没有同伙？”

“您认为谁会帮助他呢？”

“诺兹德廖夫就干得出来。”

“诺兹德廖夫？”

“怎么会呢？这种事他干得出来。您知道吧，他曾打算卖掉亲生父亲，确切地说，是赌钱时输给别人啦。”

“哎呀，我的上帝，您跟我说的全是有趣的新闻！我万万料想不到诺兹德廖夫会参与这件事！”

“可我早就看出来。”

“您说得也是，世界这么大，什么样的事没有呢！您可记得，当乞乞科夫初到我们省城的时候，谁能想到他会在我们的上流社会干出这种下流勾当呢？哎呀，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您不知道，当时我真是吓糊涂啦！要不是您关照我，要是没有您的友情……说真的，我就快给吓死啦……怎么不是呢？玛什卡发现我脸色像死人似的，就对我说：‘亲爱的夫人，您的脸色惨白，一点儿血色都没有。’我说：‘玛什卡，我现在哪里顾得上这个呢。’想不到原来是这么回事！诺兹德廖夫居然是同谋，真想不到。”

比较讨人喜欢的太太急于摸到诱拐的具体细节，比如说在几点钟动手等等。可见她的胃口也太大了。全面讨人喜欢的太太直截了当地说，她也不知道。她不善于撒谎骗人。推测和撒谎是两回事，然而即便是推测，你内心里也得先有一定的依据。她要是觉得自己内心里有了依据，那她一定会拼命坚持自己的意见。如果某个以能言善辩和征服异论著称的大律师不服气，想和她展开辩论的话，那么他会被这位女士的雄辩所折服的。

两位女士最后把初步推测当作事实并且对它坚信不疑，这也是不足为怪的。我们这些人，一向自称为聪明人，实际上也几乎都是这么做的。我们的学术论文就是一个例证。学者开始研究一个论题的时候，往往像一个献媚取宠的小人，处处小心谨慎，怯生生地，

不偏不倚地提出一些最谦虚的问题：这个国家的名字是否由此而来？与那个偏僻的角落是否有直接关系？或者，这个文献是否属于另一个较晚的时期？或者，能否把这个民族看作是那个民族？并且马上援引某些古代作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只要发现其中有某种暗示，或者他自以为是某种暗示，他便神气活现起来。他开始无拘无束地同古代作家们对话，向他们提出疑问，甚至自己替他们回答，完全忘记了他当初提出的只是一个小心谨慎的假设。他现在认为，这个问题他看得很清楚。于是他便得出以下结论：“事实真相的确如此，这个民族就是我们所要论证的那个民族，就应该从这个观点来看待问题！”然后他便站在讲台上宣读他的结论，让所有的人都能听得见。于是这个新发现的真理就在世界上传播开来，赢得不少追随者和崇拜者。

正当两位女士巧妙而又机智地分析了这一错综复杂的情况并且最终得出结论的时候，检察长走进客厅里来了。他还像往常那样表情呆滞，两道浓眉一动不动，不时地眨巴着左眼。两位女士争着向他报告新闻，把乞乞科夫打着购买死农奴的幌子，预谋拐走省长女儿等等事件从头至尾讲了一遍。检察长完全被弄糊涂了，呆呆地站在那里，好久没有挪动地方，眨巴着左眼，用手绢揩掉沾在胡须上的鼻烟，最终也没有听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两位女士放下他不管，立刻动身进城，分头进行宣传鼓动去了。她们只用了半个多小时就大功告成。全城上下都轰动起来，人们激动不安，但谁也弄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女士们是极善于散布烟雾的。一时间，所有的人，尤其是官员，都被弄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他们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就好像一个酣睡的小学生被起床较早的同学们往鼻孔里放了一个骠骑兵，也就是包着鼻烟的纸卷儿。小学生迷迷